

马思聪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百年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8.5.2014

聂 耳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

人 民 音 乐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2开本 71面图片 7印张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30册

书号: 8026·3950 定价: 5.00元



聂耳 (1912—1935)
——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
先驱

410838

目 录

2 夏衍：永生的海燕(代前言)

4 朱德：人民的音乐家(题词)

5 《义勇军进行曲》

6 聂耳图片

在昆明

在上海

在北平

在上海

在日本

纪念活动

74 附录：聂耳手迹文字

79 后 记

夏衍 永生的海燕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代前言)

中国人民的歌手、新音乐运动的奠基人聂耳同志，在日本鹄沼海岸逝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真象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这短短的两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高尔基在《海燕》中写着：

“暴风雨！暴风雨快到来了！这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在怒吼着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飞翔着，这胜利的预言者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这正是我们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最恰当的写照。

聂耳同志是在一九三〇年——暴风雨快要到来的前夕，闯进到上海这个斗争最剧烈的漩涡中来的。当时，他还是刚满十八岁的青年。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后来又参加了“苏联之友社”，他奋不顾身地工作，为了要求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三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短短的两年中，他创作了三十几首不朽的歌曲。这些作品，全是他在参加紧张的革命运动的间隙中创作出来的。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他真表现了“得意洋洋地飞翔”的姿态。他演话剧，当电影演员，组织业余歌咏团，为革命工作“跑腿”，关紧了门学小提琴，老远地跑到任光同志家里去练习钢琴，……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不论甚么工作都“抢”着去做。他不止一次同我说，“有那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

“抢工作”，是的，他不仅不推诿工作，他一直是抢着做工作的。记得一九三五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影片梗概。我替他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这，就是很快地唱遍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的、后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欢喜花，欢喜书，欢喜孩子，欢喜运动，欢喜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总之，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健康、美好的事物。在他当时处身的那个社会，天真老实是注定了要吃亏的。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他所认为“朋友”的人们的奚落和欺侮，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

聂耳的乐观主义精神，发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心。我看见过他曾为战友的牺牲和被捕而切齿痛恨，但是他懂得，只有加紧工作才是对敌人的最有效的回击。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

聂耳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假如他活着，今天才只有四十四岁，他死得太早了。但是，聂耳死了，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中国人民已经“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仿佛又听到了聂耳同志的笑声。聂耳同志笑得更爽朗了。

七月十七日

原载1955年7月18日《人民日报》这次重新发表曾经作者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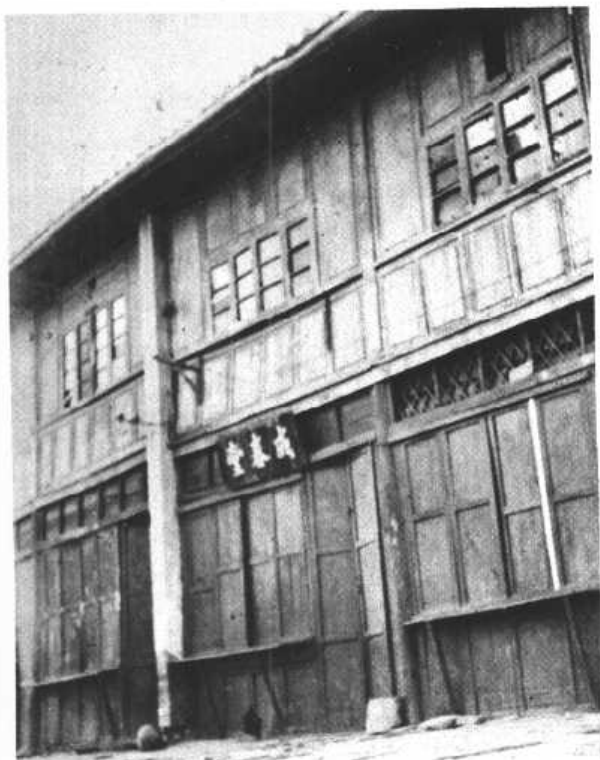
人民的音樂家
朱德
一九五六年

朱德同志为昆明聂耳纪念馆的题词
〔中共昆明市委档案馆供稿〕

[illegible]

〔原载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聂耳纪念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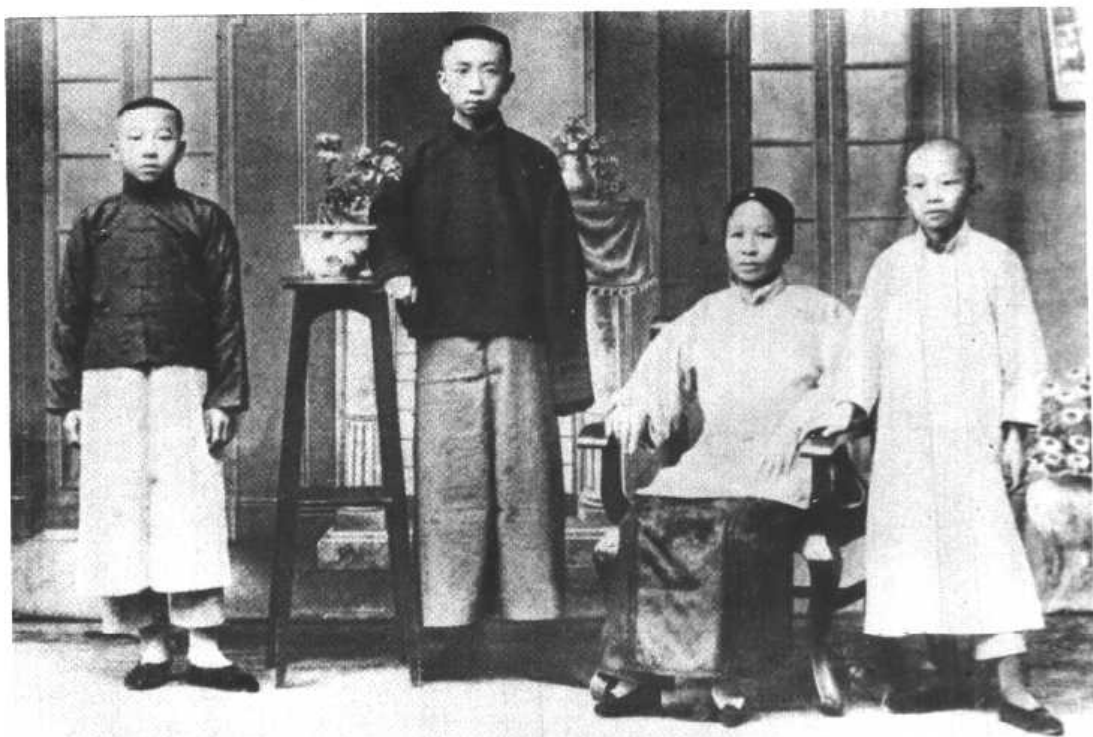


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1912年2月15日（农历腊月28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2号，他父亲中医师聂鸿仪兼营的“成春堂”药铺的楼上。1916年父亲病故，靠母亲彭寂宽（傣族）继其父业维持全家生活。

上：甬道街“成春堂”药铺旧址。

右上：聂耳（右一）与母亲及两个哥哥的合影。（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右下：1925年全家的合影。（左边席地坐者是聂耳）



聂耳自幼爱好音乐，十岁时跟邻居一位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演奏二胡、三弦和月琴，常在学校或家里与亲友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等民间乐曲。

师的合影。(左边持三弦者为聂耳)
 左上：聂耳在求实小学时品学兼优，富于正义感与斗争精神。他曾率领同学支持学校与霸占校舍的孔庙当局斗争，为此学校发给他第一号奖状以资勉励。
 右上：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对此事的追记。〔原载1955年7月16日《云南日报》〕

下：求实小学学生音乐团 1924 年与教师的合影。



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记得一九二〇年，求实小学拨得孔庙的名宦、乡贤两祠为校址，上课才一个多月，就被孔庙当局以修理为词，勒令迁出，我们只好租屋上课，等待修理；谁料房子修好，那些封建势力和一些封建卫道者又借故“有碍孔子尊严”、“圣庙不能办学”为词，把大门锁了起来，不准我们搬回去。这时，求实小学的同学没有固定校址上课，东奔西逐，无法安心，聂耳同志就约了很多同学来说：“他们这样无理，不让我们读书，我们应该和他们争，一定要把学校要回来！”我们终于在这些热心同学的支持下，取得争执校舍的胜利。学校感于聂耳同志的正义行为，曾发给一号奖状鼓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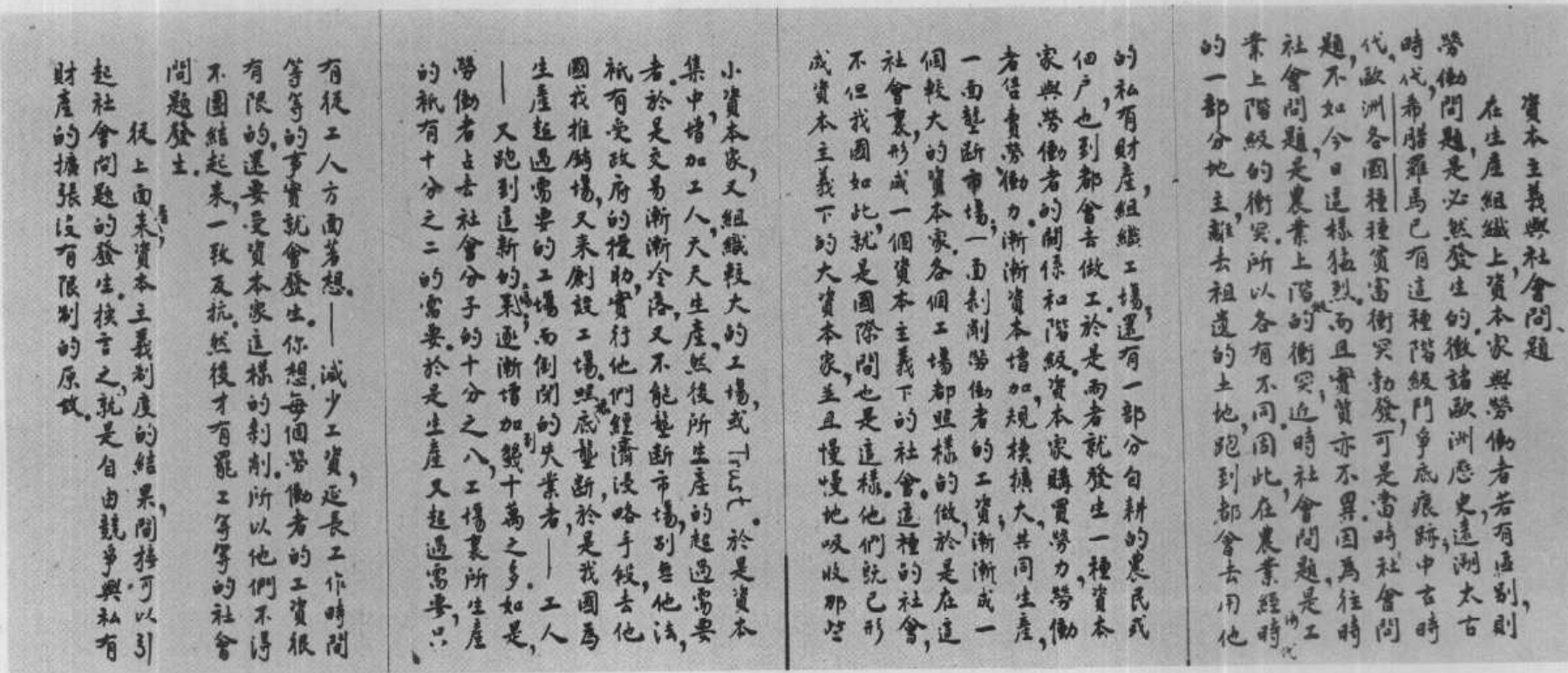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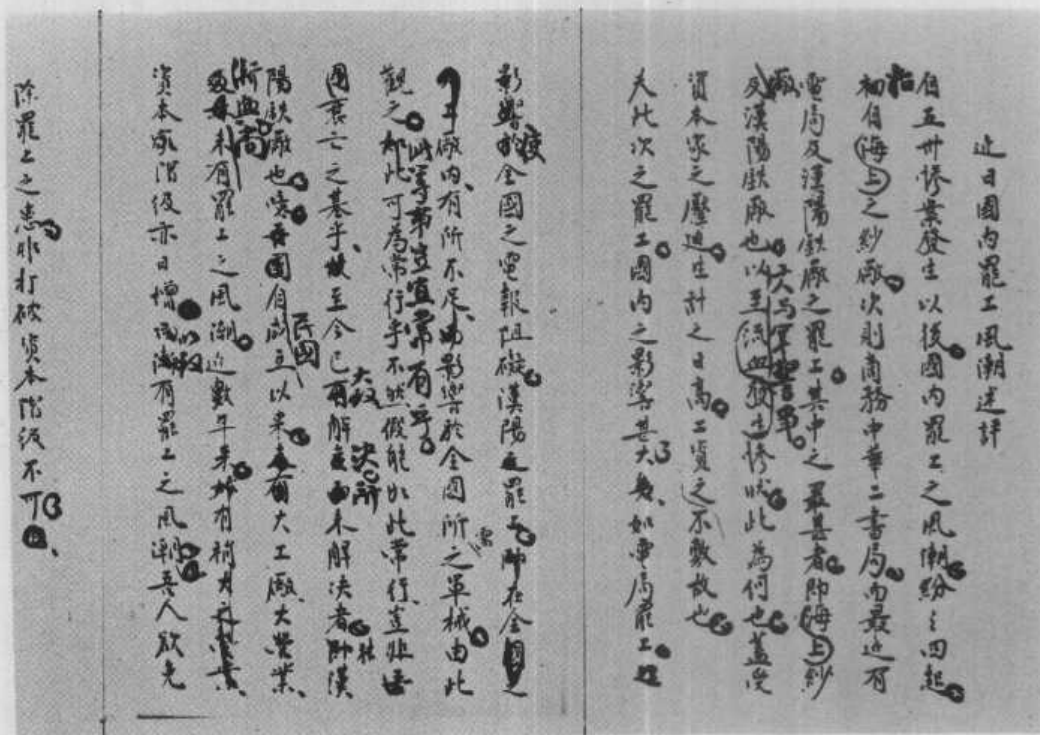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云南很快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断有革命者被捕牺牲。勇于追求真理的聂耳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参加学习党的文件、游行示威和印刷、散发革命传单等工作。这是他同年在昆明的留影。（聂子明供稿）

大革命运动时期，聂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上：聂耳1925年在联合中学时的作文，其中提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产阶级不可。”

下：聂耳1928年在省立第一师范的社会科学课试卷中，论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等问题。（均为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畢 國 際 歌 史 補

1. 7 2 1 5 3 | 6- 4 6 | 2. 1 7 6 5 4 | 3 3 - 2 |
 來 飢寒交迫的 奴 隸 起 來 全 世 界 上 的 罪 人 滿
 來 沒 有 什 麼 救 世 主 不 是 神 仙 也 不 是 皇 帝 更
 是 世 界 上 的 創 造 者 只 有 我 們 勞 苦 的 工 農 一

2. 1 5 3 | 6- 4 0 2 1 | 7 2 4 7 | 1 - 3 - 2 |
 熱 血 已 經 沸 騰 作 一 最 後 的 戰 爭 舊 世
 那 些 英 雄 豪 傑 全 靠 自 己 救 自 己 要 親
 生 產 者 所 有 那 裡 容 得 寄 生 虫 我 們

7 1 6 | 7 - 5 4 5 | 6 - 6 2 1 | 7 - - 2 |
 落 花 流 水 奴 隸 們 起 來 起 來 葉
 強 盜 狗 命 就 要 有 犧 牲 精 神 快
 活 了 多 少 只 把 那 殘 酷 惡 魔 快

2 7 4 4 4 5 | 3 3 1. 6 7 | 7 2 1 6 | 5 - 5 2

(一) 要 說 我 們 一 族 不 值 我 們 要 做 天 下 的 主 人 這 是
 (二) 快 的 雷 遠 燄 火 通 紅 越 打 越 才 能 够 成 功 這 是
 (三) 若 是 一 旦 裁 減 畫 了 一 輪 紅 日 照 遍 五 大 洲 這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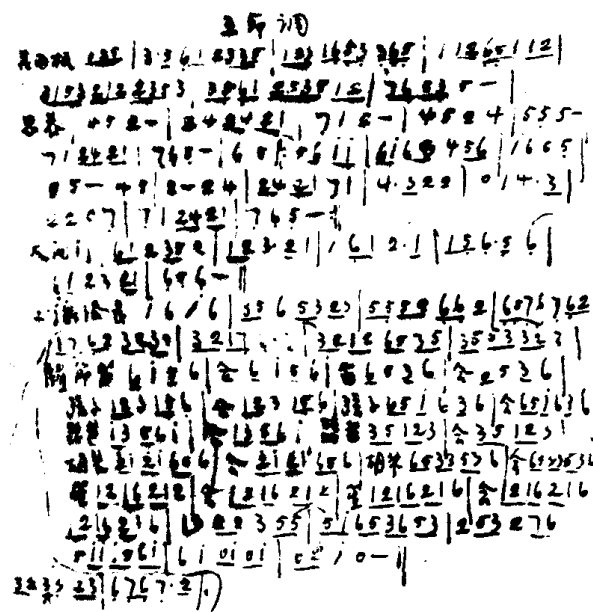
1 - 5 5 | 6 - 4 2 1 | 7 7 5 5 | 6 - - 5 | 3 3 2 5 |
 最 後 的 爭 鬥 團 結 起 來 到 明 天 英 特 爾 納 維

1 - 7 7 | 6 5 6 2 | 2 - 3 2 | 1 - 5 5 | 6 - 4 2 1 |
 納 爾 就 一 定 要 實 現 這 是 最 後 的 事 鬥 團 結

7 7 6 5 | 3 - - 3 | 5 5 4 3 | 2 1 2 4 4 | 3 1 2 1 | 1 - 2 ||
 起 來 到 明 天 英 特 爾 納 維 納 爾 就 一 定 要 實 現

聂耳喜爱云南的民歌、小调、滇剧、花灯、洞经调等民族民间音乐,《国际歌》《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歌》等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是聂耳当时最爱唱的歌曲。

左:聂耳在省立师范时用过的《国际歌》歌谱(原件开始部分残缺)。



後 記 畢 3 年 畢
 生 個 第 2 比 於 後
 再 次 做 確 或 發 表 前
 第 2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3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4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5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6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7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8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9 次 起 現 已 滿
 第 10 次 起 現 已 滿

右:聂耳抄录的民间乐曲“五节调”及“小白菜”(歌词)。(均为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1928年11月底，聂耳响应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号召，去湖南郴州范石生的16军当兵。因旧军队的腐朽本质与聂耳的革命思想格格不入，半年后借部队遣散返回昆明继续读书。

右上：聂耳（右）1929年4月途经广州时与友人的合影。
 右下：聂耳抄录在笔记本上的马克思生平。
 左：聂耳1929年5月23—24日的日记片断。（均为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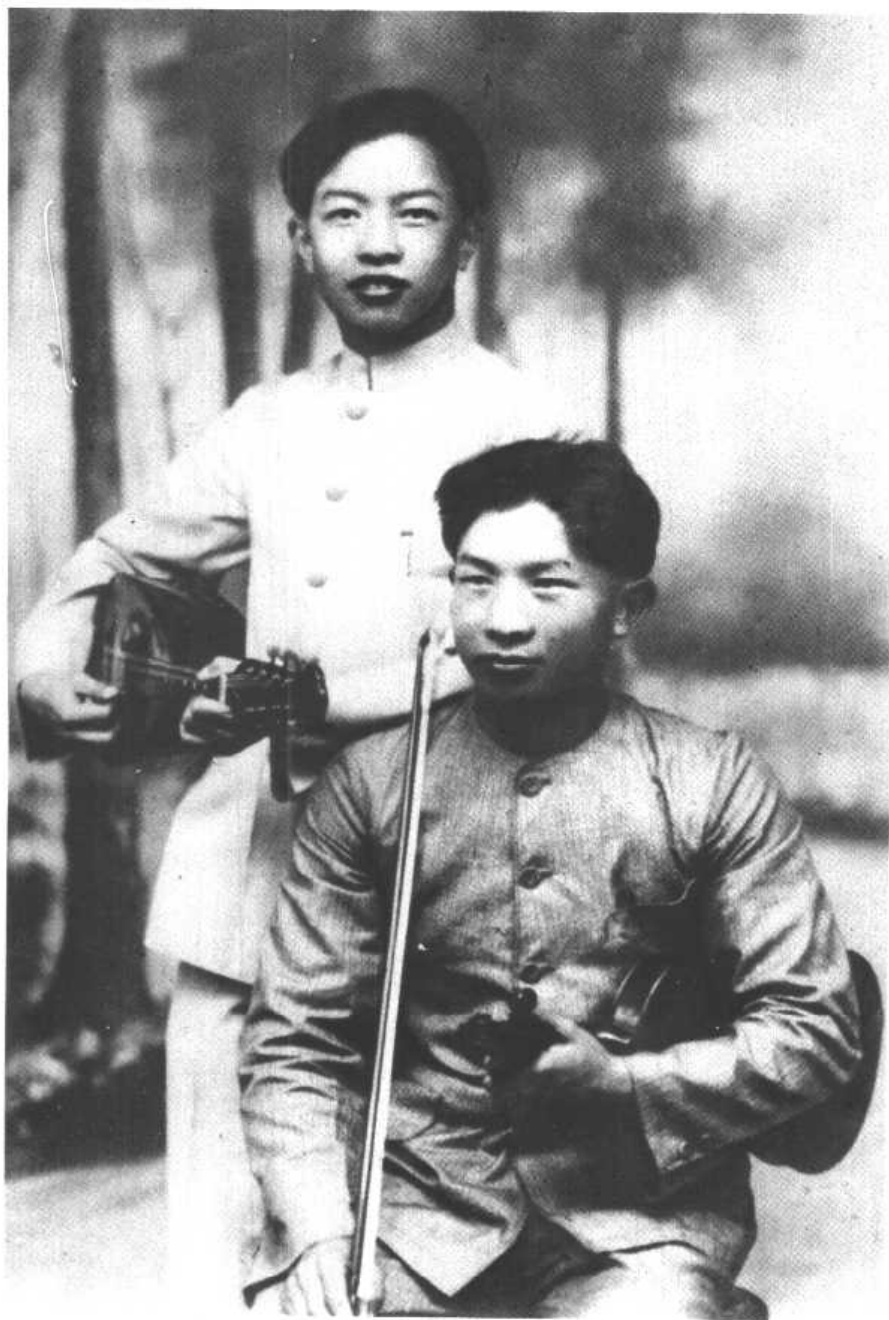
WED., MAY 23 O.C. 4:3
 唯物史观，经济条件绝对律
 人类意志的决定是绝对
 经济条件之支配
 马克思唯物史观为原史的存心
 唯物史观非主观主义之产物
 而一切历史变化的标准

THURS., MAY 24 O.C. 4:6
 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社会
 进化的原因
 要有阶级斗争社会才能进化
 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
 阶级斗争是
 历史进步的
 动力
 马克思说，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即剥削者，是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压迫被剥削者，被剥削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起来反抗，这种反抗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没有阶级斗争，社会就不能进步。

Karl Marx (1818-1883) —
 德国人，著名律师1844年
 改教天主教，信奉基督教1845
 入柏林大学，初学法律，后学哲学。
 1841年，得哲学博士学位。
 就任大学教授为生，其性
 刚直，为所不容。1844年逃
 为“莱茵时报”记者。
 1848年，受政府所迫，避
 地巴黎。潜心于社会、政治
 经济学，因著《共产党宣言》
 要求被逐于京，元帝此图著
 塞1848年，法国革命运动
 爆发，仍回柯伦，任德
 新莱茵时报。1849年，任德
 普鲁士报主编，宣传革命。
 继续社会主义之宣传。
 1864年，任德国国际劳动
 协会（即第一国际）1870年
 协会，故时著《资本论》一
 世之社会主义者多以其
 视之

左：1928年聂耳开始学拉小提琴。图为他与友人张庾侯1930年1月26日的合影。（熊瑾石供稿）

右：聂耳喜欢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去练琴，图为1930年他在城郊著名的风景区大观楼拉琴。



里已決定表演的劇本直到今天才將各方面問題解決掉。時光是很不容易地過去了十天了，因此我們的事業是在急渡着。我們做的主要是將此三幕的戲在下台嗎？

現在我們決定在戲院（子期十四日）下晚五時至七時演首套四開幕排演，與我們負演員的同意按時到本場，也是於照此進行。

羅蜜歐與朱麗葉

考將廟中名目及漢書註卷五十三：

威廉斯·亨特……監製
波理斯……攝製

孟泰移……劉百川
嘉慶刻特……聚增揚

孝經
……
任子敬
……
戴福娜
……
切道昌

泰伯不將...高平...
蘇連新長老...劉春膏

約翰長老... 夏門福... 乙亥... 張廣興

阿普拉罕……李洪恩

生美韓主人...
段先...
未野...
李天樞

市氏

華英... 楊伯榮... 叔理新詩者... 尹宗福

合陽縣志

孟秦夫人……
乳母……
地死源

卷之六

馬許驛友人... 東堂看 宴宴臨

難為事法夫人... 沙茶... 羅... 王...
利... 王... 王... 王... 王...

直達威小姐……張子祥
華林安小姐……黃足猷

三帝

雙文

余靜

蘇雙
……
沙米熟
……
重
……
張永泰

聖笑
俞待笑
東村聖
聖女
翠寧
蘇寧

張陳
理特
牛元澤
看獲時
王角虎

男便
女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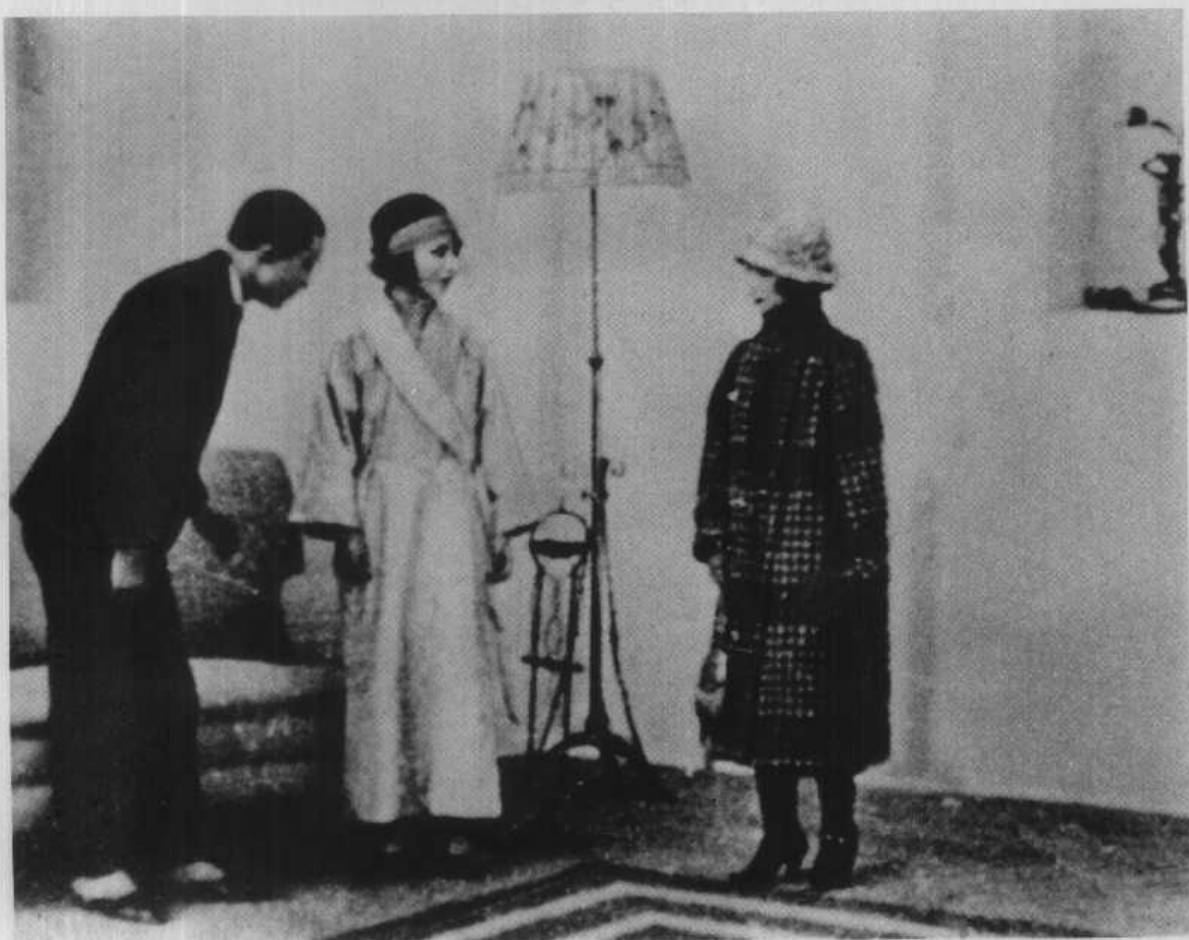
重
三
長
市

抗爭

一

沈一雲
嘉中凡
河
次

黃元同



聂耳很有表演才能，在小学就开始演新剧及双簧。后来更以扮演女主角闻名。

上：1929年10月14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戏剧研究会举行游艺会分配演员角色的通告。聂耳（聂守信）在三个剧目中任女主角（当时男女分校，女角要由男生扮演）。

下：1929年省师演出《克拉维哥》的剧照（右为聂耳扮演的玛丽亚）。〔均为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1929年昆明“7·11”火药爆炸事件后，聂耳以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为掩护，努力救济灾民和被捕的革命同志，因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注意，后来由于叛徒告发，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只得告别亲人，远走他乡。

右：聂耳与他的好友、共青团小组长邓象涟的合影。

左上：聂耳1930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关于宪兵逮捕同学的记载。

左中：聂耳1930年5月10日的日记片断。（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左下：聂子明《临行的前夜》中的片断。（原载音乐研究所1964年编辑的《聂耳专辑》（三））



“昨晚拿人阿？”
“什么？”
“拿人阿，就是在闹灯的那个时候，老S，老C，老L就是他们三个”
“什么人拿的？他为什么要？”
“武装拿的，大概是红帽子罢！”

二哥从外面回来了，他是带着调查真实消息的使命而来的，当他跨入屋门一面把草帽脱了，便就倒床上的时候，我仍却不认识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惶恐。
“李大哥说，这是+真事哩，本来昨晚就要……了，只因人家有事：……”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们问四弟是否可以过一天再走？四弟背开母亲对我们说：

“不能，明天实在非走不可了！今天小黄又来通知我说：他们对我可能就要采取行动了，昨天晚上又逮捕了几个，都被上了电刑。姓饒的前天供出我是同党后昨天晚上又说出一些细节来，为了免吃眼前亏，早走一步好一步。不过我明天离家以后，还不知道中途会遇到什么？万一出了岔子请你们千万不要给妈妈知道，因为她实在经不起较大的刺激。”